

日本记者揭露日军在金山卫所犯罪行

◆ 沈永昌



《走向南京之路》一书中
的图片·金山卫杀人塘

本多胜一 日本《朝日新闻》社的一名记者。1983年11月29日,他从上海乘车两个多小时,先后来到金山卫和山阳乡,历时近一个月,深入乡村,走访农户,调查日军在1937年从金山卫偷袭登陆后犯下的种种侵略罪行。本多胜一就把日军犯下的罪行写成文章在《朝日新闻》上连载,还出版了《走向南京之路》小册子,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。当然也受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辱骂和威胁,但本多胜一没有被吓倒,反而更坚定了要让日本人民了解日本侵华罪行的决心。

“不了解侵华的事实,日中友好是不牢靠的”

本多胜一 1971年就来过中国,当他了解到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后,非常震惊。用他的话说:“这些事情在日本从未听说过,作为一名记者,应该站出来把历史真相说出来。”此后的1983年、1984年和1987年,本多胜一三次来到中国,采访遭受日军迫害的幸存者,根据确凿的事实先后写成《走向南京之路》《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》等,站出来揭露历史真相,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。当时日本少数右翼分子说他“卖国”,还把他告上法庭。而本多胜一认为:“我这样做的目的,不只是为了中国,更是为了日本。”他在写给金山人民的信中写道:“我调查日军在1937年从上海到南京的侵略战争中犯下的罪行,内容极为充实。它有助于

日本人民深刻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,以前日本人民对此没有广泛的了解。我认为,只有冷静地看待过去两国的关系,承认日军侵略中国这一事实的基础上,日中友好才会成为真正的友好,不了解侵略的事实,只谈表面上的友好,那是不牢靠的。我相信,我的报道对加深真正的友好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”“我是一个日本人,为了洗刷这种耻辱,写了这个报道。当然,我认为它也有助于日中两国的和平,而且对世界和平也将作出贡献。”本多胜一在信中还说:“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不胜枚举,很遗憾,我们日本正在危险的道路上行进,中国人民绝对不可忽视。”

三天之内,金山卫居民被日军杀害一千多人

当日日军从金山卫登陆,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欺骗国际舆论和日本国民,对官兵的日记、随军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等都有严格规定,凡是涉及日军杀人、强奸、放火的内容一律删除,这是日本国所谓的“报道原则”。

为了让日本人民了解真相,本多胜一在报道杭州湾登陆作战稿中,对1937年日军当时的报道也予以刊登。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的第二天,日本《东京日日新闻》(《每日新闻》的前身)作了如下报道:“(六日正午陆军部公报)日本陆军某部在海军密切协助下,已于11月5日拂晓困难地到达中国杭州北岸,取得登陆成功。”“(六日正午海军部公报)日本舰队某部在司令长官的指挥下,极其隐蔽地护卫运送陆军的船只已于昨天黎明前,冒着黑夜、浓雾、强潮流进入中国杭州湾,并全力掩护陆军成功登陆,达到预期目标。”这两段报道没有战火,没有硝烟,也没有血腥,日本国民难以了解日军在中国的暴行。

本多胜一随后在文章中写道:“为了调查事实,收集材料,说明真相,我从上海来到当年日军登陆点金山卫作实地采访,寻找间隔46年的幸存者。”接待本多胜一的何福明对

年日军登陆时的烧、杀、抢、掠罪行记忆犹新——

1937年农历十月初三早晨,日本侵略军在舰炮的掩护下,在金山卫海滩登陆,从金山嘴、戚家墩、白沙湾三个方向攻入金山卫城。随后居民听到枪炮声纷纷逃难,来不及逃难的就遭到了日军的屠杀、强奸。特别是在城门外一带的居民,有的被刺刀刺死,有的被捆绑后关在屋里活活烧死。三天之内,80%以上的房屋被烧毁,共计3059间,被杀的居民有1015人。

在这场大屠杀中,本多胜一的文章中提到一幸存者名叫陈福兴,时年55岁。当年日军入侵时,他只有9岁。日军登陆前两天(11月3日),陈福兴到3公里外的外婆家参加舅舅的葬礼。他还未来得及回家,日军已经侵入了金山卫。只见金山卫上空黑烟滚滚,他只得呆在外婆家,至11月12日左右才悄悄赶回家去。当时,金山卫城内外鲜血横流,到处是被日军残杀的尸体和死去的猪牛,海滩旁还停泊着无数日本军舰。陈福兴下午2时左右回到家,房屋几乎烧尽(仅留一面墙),被烧焦的粮食撒在地上,但家里不见一个人。他十分紧张,便到附近寻找,来到靠近护城河岸边的中池旁,里面堆了许多尸体,上面遮了一点土,陈福兴看见露在土外一个男尸的面脸,就是自己的父亲。他顿时号啕大哭,扒开土,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想抱起父亲,结果没拉动。过了很长时间,他边哭边走,在河边的一棵杨树旁又发现了叔父的尸体,身上有四处被军用刺刀刺过的洞,其他家人一个也没有找到。

陈福兴在城门外附近被日军发现后,也被抓去送进了宽1米半左右、长3米左右,放了很多水的“水牢”,“水牢”里面已经关了七八个将死的男人。陈福兴被夹在其中折磨了约7个小时,终于筋疲力尽,昏死过去。深夜,来了两个日军,他们以为陈福兴已经死去了,便将他拖出来,扔在空旷的野地里。

不久,陈福兴慢慢恢复了意识,挣扎着从

倒塌的城墙口向外逃去。途中,正巧遇上一位邻家的老太太,也是陈家的远亲,告诉他陈氏一家被日军屠杀的经过。那天,日军由西向城内进攻,在南城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到处扫射。就这样,住在护城河对岸的陈氏一家首先遭难。小叔叔带着仅3岁的妹妹逃跑时,被后面赶来的日军发现,妹妹被刺中腹部,一刀砍死,小叔叔被刺中4刀倒在血泊中。这样,陈福兴一家被日寇屠杀的有8人,另外被杀的陈氏族亲7人,共计15人。从此陈福兴成了孤儿,在外婆家放牛住了两年,13岁时到同村一户姓范的人家做了养子。在日军统治期间,他又屡屡被抓去做苦力,从事强体力劳动,受尽苦难,直到日本人投降。

本多胜一还实地采访了被日本奸淫过的受害妇女。一位72岁的刘氏妇女,丈夫被日军枪杀,当年仅26岁的刘氏被日本兵糟蹋,受尽了凌辱。这位受害妇女在向日本记者述说时痛哭流涕。

本多胜一随着走村入户的深入了解,平民百姓被日寇残害的悲剧历历在目。在山阳乡杨家村有个妇女叫裴引宝,一家4口3人被杀,儿子盛祖根被刺死,3岁的孙女被一劈两半,她自己也被日本兵割掉乳房后刺死。山阳乡卫东村妇女李泉宝,抱着才7个月的婴儿外出,被日军枪杀,倒在水田中,怀中的女儿还在吮吸着母亲的乳头,后这名女婴由姨妈抚养长大。也是这个乡的向阳村,农民戚金余和邻居家跑来的6个乡民一起躲藏在家中,被日军发现后,5个人当场被刺死,2人被刺成重伤。另外,也是向阳村的朱家和、沈友根、盛阿美3人,藏在稻田里,被日本兵发现,脚到胡阿四家,把这3人剥光衣裤,斩断手脚,绑在织布机上,然后放火烧房子,将3人活活烧死……

这一桩桩日军的暴行,是一笔笔血和泪的控诉,在本多胜一先生的笔下,都成了揭露日军侵华时惨无人道、滥杀无辜的铁证。

(摘自《上海滩》2014年第9期)

洗澡之后



杨绛

9.给你介绍一个朋友

李先生也知道陆家舅舅的大名。他毫无老师架子,对姚宓像慈父。姚宓记得自己家的四合院,比李先生家差多了。小李是住惯了这种房子,不知道自己家境多么优越。

他们四人一桌,菜也不多,都很可口。姚宓特爱喝他们的不知什么汤,没好意思问。她喝了满满一小碗汤,门上传进话来,陆家的汽车来了。

姚宓很有礼貌,认为车可以等人。她在李家谈了完话,才起身告辞。

姚宓到家,只她妈妈还在等她,别人都睡了。姚宓问妈妈,什么是“学老师”。

妈妈说:“那是官名,中了举,才能当‘学老师’。你那小李,脾气犟吗?厉害吗?”姚宓细细地把小李的言谈举止一一向妈妈讲,又讲了李家的房子、家具、陈设等等。妈妈听得很有兴趣。她说,一定得把李客人都请来。她又问女儿:“李先生不常请客吧?”

姚宓想了一想说:“好像他从不清学校的人到他家去。”妈妈点点头说:“你那位李先生很有道理。小李也很聪明,知道姚姐姐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
姚宓存心要把罗厚介绍给小李。可是陆家人和她妈妈都把姚宓看成罗厚的未婚妻。姚宓虽然向妈妈声明罗厚和她性格不相投,但妈妈并未放弃这个打算。将来小李见了罗厚准以为姚姐姐给她介绍的是自己的未婚夫呢。她得趁早跟小李说说明白。

下周到学校之后,姚宓对小李说:“我要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,可以吗?”小李急忙说:“不行,我还小,爸爸妈妈早说过,‘进了大学可不许交男朋友,好好念书。’”

姚宓说:“不过认识认识,不是谈情说爱的,决不妨碍你学习。这个人,我家都看作我的未婚夫。可是我决计不会嫁给他的。”

小李调皮地说:“姚姐姐心上有一个人了。”姚宓说:“对,可是我和他只是纯粹的朋友。我要给你介绍一个非常合适的朋友。这句

话,你记在心上就行。我妈妈和陆家目前都想垄断我的婚姻呢。”

这个星期日上午,许彦成来拜访姚太太,知道了姚太太要请客,就说:“伯母,我就走了。姚太太说:‘你是我多年的老朋友,阿宓说,李先生称赞你有学问、有见识。你该帮我招待客人。’但许彦成还是客气地辞谢了。

陆家舅舅连最高学府的中文系主任都没听说过,可见李先生在学校多么低调。李先生一家由陆家的汽车接来了。一家人都很朴素,小李和平时一模一样,并没有打扮,只李太太穿得比较考究。

罗厚在门口接见了客人,把他们让到客厅里。小李见过了一位陆伯伯、一位陆伯母、一位姚伯母,没有和罗厚招呼。她悄悄地问姚宓:“那一位,我怎么称呼?我总不能叫他罗厚同志呀。”

姚宓笑笑说:“叫他猴儿哥。他小名就叫猴儿。”“姚姐姐,我该叫罗哥哥吧?”

“骡子比猴儿更是畜生。”姚宓想了想说,“他是齐天大圣骑马温,叫他温哥哥吧。”

小李低声说了两遍“温哥”,觉得很顺口。姚宓叫罗厚过来给他介绍说:“这位是我的新朋友小李。你叫她李妹妹。你是齐天大圣骑马温,这个名字太长,就叫温哥哥,怎么样?”

罗厚笑嘻嘻地叫了一声“李妹妹”,小李笑着叫了一声“温哥哥”,声音小得都听不见。姚宓看到罗厚对小李很喜欢,小李对温哥哥很仰慕。

姚太太看到这个大酒窝姑娘,酒窝里填满了甜甜的笑,喜欢得搂在怀里说:“这孩子太可爱了,认我做干妈吧!李师母,我的阿宓太太一本正经,我不要她了。”

姚太太是何等聪明的人,她见了女儿这个小友,立刻完全明白了女儿的心意。她是要为罗厚找个对象,摆脱她自己。

李师母笑说:“我这个没头没脑的傻孩子,姚伯母不嫌弃啊?我正羡慕姚姐姐又有学问,又有头脑,咱们交换,让我也认个干女儿吧!”姚宓笑着过去挨在李师母身边,和她贴贴脸,表示亲热。

陆舅妈高兴说:“认干亲是要送大礼的。”姚太太说:“我们是交换,一切俗礼全都免了!我是光棍无赖,舅妈休想从中取利!”

大家都哈哈笑。这天宾主尽欢而散。李家仍由陆家的汽车送回家。

20.挂官一月安东令

岁月又一次地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期,光绪二十四年戊戌(1899)来临了。以“戊戌变法”载入史册的这一年,惊涛骇浪过后,即是血雨腥风。尽管吴昌硕还不具备卷入这些历史风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,但他与置身在风暴中的人,却有着或师或友之情。

三月阳春,他赴陶都宜兴公干。宜兴,古称阳羨,一个连太阳都羡慕的地方,自然是钟灵毓秀之地了,这里的泥土色彩斑斓,人称“五色土”,烧出的紫砂壶,接着以“一壶千金”传世的邵大亨,更是才高艺精。至清末,朱石梅、黄玉麟、陈光明等亦成紫砂大家。

吴昌硕的好友任伯年不仅自己能制壶,亦曾用紫砂塑其父任湘云的全身像。在吴昌硕的案头上,常放一把提梁紫砂壶。壶壁上所刻的两只鸟,即出自任伯年的手笔。另外,吴还与当时的壶坛名家黄玉麟合作了《弧棱壶》,壶面刻有吴昌硕手书的铭文。下铃吴昌硕印,壶底有“黄玉麟作”的篆文方印。

就在这一年的冬天,温熙的冬阳映照在虞山鹤鸣峰下的一座简朴宁静的民居,这就是翁同龢被罢官革职而隐居在此的“瓶庐”。吴昌硕在沈石友的陪同下,专门来此拜访,想慰藉一颗失意而孤傲的心灵,他还带了自己的诗文书画,想请教于这位帝师大儒。

掩隐在“溪添半桥绿,山可一窗青”的“瓶庐”,寓意守口如瓶而隐居于此,内中交织着翁师多少无奈和凄凉。与四年前吴昌硕到北京拜谒翁府的那种热闹尊贵相比,此时的“瓶庐”显得是如此的清寒寂然,可惜的是翁师刚外出,吴昌硕又无缘相见。在访翁师未遇后,沈石友欲请吴在常熟小住几日,但吴却谢绝了,连酒也没顾得上喝一口,就冒雪夜乘小船返苏州。

从乡村的同治童生、咸丰秀才到姑苏的

“酸寒尉”,这么多年来,吴昌硕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士子,他对仕途是有所向往的。自山海关从军失败后,他还依然在小吏任上维持,然而按清朝的官场规则,在当了多年的小吏后所积聚的资历(资历),可以上升为知州虚职,再经举荐可得实职。也就在他访翁同龢不遇归姑苏后不久的十一月,经同里丁葆元的大力举荐,他出任淮安府安东县(今江苏涟水)的县令。

吴昌硕已年届五十六,对于这显然迟到的官运升迁,他并没有什么大惊大喜,而是抱着既授之,就纳之的平常心。安东在淮阴的东北面,黄河古道的北岸,地处淮河流域。这里土地贫瘠,大多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,连年歉收,乡民穷困。吴昌硕到任后,取水研墨作书或调色绘画,此水都难于和墨色融解,何况人取之饮用。于是便立即请人打井取水,并让百姓前来取水,惠泽乡民。

吴到任后,深为琐碎的公务及每日的坐堂问案所厌烦疲倦,他在给老友沈石友的信中亦苦恼地写道:“聒聒之人,居然登之堂上,自审殊可笑。”况且清末的官场已是十分腐败,吏治更是混乱昏庸,作为小小的县令对上要讨迎逢迎,巴结讨好,对下要审案查办、催税纳贡等。吴昌硕本来已人到中年,对功名仕进已逐渐淡漠,如今深陷衙门,真切地感受到了官场的黑幕。于是,他疏于坐堂,无意理政,不管吏事,在寓所内写字作画,奏刀刻印,衙内变成了艺斋。

弹劾吴县令的奏本已放在了淮安知府的案上。一纸传书将吴昌硕叫去问责,罪状之一就是为同撞自凿井?伍翁实话实说,当地之水系盐碱,不能砚墨调色。淮安知府听后厉声斥其荒唐。于是,知府大人立马给吴县令颜色看,要他去查办清理清河县(今江苏淮阴)的历年积案。此处地贫多盗,治安瘫痪,因此案于积重难返,如今要文弱书生前去办案,似乎带有惩罚的恶作剧。至此,来安东一月的伍翁已对官场心灰意懒,对仕途已无期盼,他做出了辞职的决定,以“重听加剧”为由,挂官而去,从而在他的人生履历上留下了“一月安东令”的记录。

吴昌硕评传

王琪森

